

● 王培仓 著

天下
沧桑岁月

何家善题



民族出版社

90/94

浪
桑
歲
月

● 王培仓 著



何家养题



民族出版社

10827
159

责任编辑:金锦山

装帧设计:金 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沧桑岁月/王培仓著. -北京:民族出版社,2002.3

ISBN 7-105-04989-8

I. 沧… II. 王… III. 王培仓-生平事迹
IV. 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6229 号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)

<http://www.e56.com.cn>

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艺辉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.875 字数:140 千字

印数:0001—2000 册 定价:18.00 元

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

(总编室电话:64212794;发行部电话:64211734)

前 言

家庭和个人是社会的缩影。而每个家庭和个人，无不与国家的荣辱联系在一起。

我所写的不是社会历史，只是这个历史阶段中家庭和个人的经历。

一生没留下财富，只写下这篇记载轨迹的文字。

在成文过程中，得到了赵金铎、刘英、吴野渡、仝连香、闫兴华等领导同志的热情支持和指导，得到了周建新、魏子新、白焕宗、朱惠民、吕智杰、陈法如、高凤鸣等友人的大力帮助，虽经再次修改，终因水平所限，力不从心，仍难孚众望。好在此书只供亲友及后人传阅，只要能帮助其加深对那段历史的了解和认识，或从中得到某些启示，于做人做事有所裨益，便不枉同志们的关助之情，本人也聊以自慰了。

王培仓

2001年11月

往事值得回忆

——《沧桑岁月》序——

近日来我总是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当中，令人感慨万千。我的老同事王培仓同志寄来了他的回忆录——《沧桑岁月》。这本看似普通的、不事雕琢的自传深深地吸引着我，使我产生许多共鸣。翻看着它，往事历历在目。我与王培仓同志在一起工作、生活的时间虽然不足三年，但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他长我十余岁，经验丰富，老练沉稳，对我这个从政时间较短的“班长”来说，既是我的工作顾问，又是得力助手。他尽全力为我担担子，支持我的工作，我们成为挚友。这也许就是老友嘱托我写序的原因吧！

王培仓同志出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。历经中国多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。从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一直到解放后和平建设时期的历次政治运动以及改革开放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，每个历史阶段都留下了他坚实的足迹。换句话说，这部回忆录以个人的人生轨迹反映了中国多半个世纪以来由乱到治、由贫到富、由弱到强的发展史、斗争史。从这个角度说，这部书把年老的人们带回到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去，让人抚今追昔，思绪万千，读来确实饶有兴趣，倍感亲切。而对于青年人来说，它不失为一部爱国主义和党史教育的

好教材，更可以让青年人看到真诚待人、实心交友的人格力量。总之，这是一部内容丰富、意义深远的书。

值得回味得是，这位有着五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，工作年限基本与年轻的共和国的风雨岁月相同。工作数十载，当过教师、记者，任过党委干事、秘书、县委副书记、县政协主席。奋斗过、迷茫过、辉煌过、被诬陷过。在这近乎传奇的人生阅历中，人们可以隐约感觉到我党曲曲折折的发展历程。正所谓道路是曲折的、前途是光明的。书中对党史的反映也印证了这一点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历史。错误是一时的，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、环境分不开的；而前进、发展是永恒的，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，是与时代脉搏同步的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伟大的党，不在于不犯错误，而在于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修正错误，拨乱反正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的党实现了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的飞跃，从为人民服务到实践“三个代表”的飞跃。作者正是正确地把握了这一点，才如此潇洒地、水银泻地般地将自己的是非功过、荣辱成败都写了出来。因为这些经历与党的命运紧紧相连、与国家的变迁丝丝相扣。所以，书中蕴涵着丰富的营养，可以给世人以深刻的启迪，给后人以有益的借鉴。

从感情世界的角度看，本书总是把我带回到那值得怀念的时代。那时人们的物质条件差，可人们的精神世界很充实。大家万众一心、艰苦奋斗、任劳任怨、无私奉献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。领导干部经常

下基层与工人、农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，群众有什么困难当场拍板解决，并能尽快落实到位。这与现在有些人物质丰富、精神空虚，有些干部作风飘浮、官僚主义严重形成鲜明对比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部回忆录可以给现在许多干部以警示教育。最近，中共中央号召全党改变作风、勤政务实。我想，这部回忆录写得正当其时，可以让那些有官僚主义作风的干部受到教育。

记不清是哪位哲人说过，在最深刻的政治和哲学的革命中，我们的道德力总是不变的，它永远是它自己。这部回忆录使我更清晰地记起了这句话。作者做人近七十年如一日。不管是战争年代，还是和平时期，无论是“反右”、“四清”，还是在“黄钟毁弃、瓦釜雷鸣”的十年动乱中，他那正直、诚实、舍己为人、无私奉献的做人原则始终没有丝毫改变。不论是在洪水中弃家人于不顾而先救群众，还是在“文革”中冒险帮助被造反派关押的干部，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做人的高尚品德，很有现实教育意义。愿大家在阅读这部回忆录时，特别注意一下作者是如何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的。我想这对贯彻、落实中共中央刚刚颁布的《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》大有裨益。

遵老友嘱托，写下这些感想，权且作序。

仝连香

(原沧州市地委副书记、
现沧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)

2001年11月9日

沧桑的岁月，丰富的经历

——《沧桑岁月》序二——

前不久，培仓同志拿了《沧桑岁月》的书稿给我，读稿生情，思绪万千，又把我带回到几十年前那段难忘的日子，一种对岁月的感叹、对老领导的敬慕之情油然而生。

我们相识在70年代初期，那时我是刚步入政界的“新兵”，培仓同志是献县的县委副书记，作为我的老领导，他为人师表、平易近人、坦诚朴实，在身体力行中给我们做表率、做榜样，工作上给了我很多的指导、支持和鼓励。

后因工作变动而分开，但始终保持联系，彼此间的感情未疏却愈浓。作为老朋友，我们坦诚相见、直言不讳，偶有闲暇总会聚在一起互述衷肠，畅叙情怀；每遇到疑惑和难题，我也会登门请教，以求思想的共鸣，从中受益匪浅，使我终生难忘。

培仓同志出生在多灾多难的战争年代，特定的环境磨练了他坚强的性格和不屈的意志。他坚定的党性、朴实的作风、待民的赤诚、人格的魅力和对故土的爱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在献县和肃宁的干部群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口碑。特别在近古稀之年，他仍不遗余力地为党的工作和社会公益事业奋斗、拼搏，发挥余热，我觉

得这种精神是给青年一代最宝贵的财富。

作为我的老领导、老朋友，他用自己曲折、难忘、丰富的人生经历向人们展示了一段沧桑巨变历史，这段历史不仅反映了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发展轨迹，也折射出中国革命和改革发展的艰辛历程；历史是无穷无尽的延续，昨天已经过去，明天将在今天的脚下延伸……

以上文贺《沧桑岁月》出版！

闫兴华

2001年10月

（闫兴华同志系原中共沧州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，现任沧州市政协副主席。）

目 录

- 一、祖国山河破碎 家庭灾难重重 / 1
- 二、力挑生活重担 自觉发奋读书 / 29
- 三、正式参加工作 再塑新的人生 / 44
- 四、“三面红旗”高举 跃进风云更激 / 63
- 五、调入县委机关 接受新的锻炼 / 75
- 六、奉调离家赴省 恰逢风云变幻 / 84
- 七、奉召返回报社 参加“文革”运动 / 99
- 八、省会迁址石市 报社灾难仍多 / 110
- 九、调入省府机关 开始有序工作 / 120
- 十、结束十年飘泊 奉派返还故里 / 139
- 十一、四载团结奋战 难忘肃宁热土 / 173
- 十二、秋来叶落归根 调回献县政协 / 188
- 十三、走完工作历程 愉快离职休息 / 197

一、祖国山河破碎 家庭灾难重重

“人活七十古来稀”。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，再过一个多月，我即届古稀之年。回眸漫长的岁月，那生活的艰辛、战争的惊恐、人生的奋进、道路的曲折、一幕幕场景，不时浮现在眼前，促使我把它记录下来。

20世纪上半叶，中国人民饱受战乱之苦，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我出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之后、“七七事变”前的1932年。整个童年时代，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度过的，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了这段历史时期社会的动荡和家境的变迁。

家境的兴衰

我家祖居献县东北部子牙河畔的边马村。我出生时，全村有200多户人家，在周边一带是个较大的村庄。相传，王氏始祖王真，于明朝永乐年间，从山西省洪洞县老鹳窝村移民至此，并与同时迁徙而来的马姓女子结婚。繁衍至今，王姓已达24代，共3000多人，除集中居住在边马村外，还有些户散居在邻近的孟各庄、尹

店、徐召等村。在我村的马姓后代也有一千多人。

环抱我村的子牙河，滚滚的流水，经久不息。河水养育了两岸的人民，但也时常泛滥成灾，使大片良田被淹，土地碱化十分严重。由于当时科学技术落后，村民无力利用丰富的水资源改变生产条件，近似刀耕火种，生活困苦不堪。祖父告诉我，我家祖祖辈辈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。

一 祖父王宪增，兄弟二人。与哥哥宪孔分家时，只分了三间土房，十几亩盐碱地，家庭人口又多，生活十分拮据。祖母年仅40岁便劳累过度，身患重病，因无医无药，英年早逝。37岁的祖父一手托起了这个家，带领6个孩子，即我的父亲承玉、大叔承德、三叔承绪、四叔承义和两个姑姑，苦度时光。

为了摆脱困境，1921年爷爷把年仅15岁的大叔承德送往黑龙江省的肇东县，企盼在那里找个差事，混饭谋生。但因大叔年幼，气力小，无人雇用。讨要流浪了很久，最后才在老乡帮助下，到一个在铁路上任职的“老毛子”（俄国人）家当了杂役。家境的困苦，使本来就聪明的大叔很早懂事，十分勤快，一方面给人家尽心做好家务，照看孩子；一方面自己认真学文化，学俄语，深得这位俄国人的赏识。过了两年，大叔长成一表人材，还通晓了俄国人的生活用语，与这家俄国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后来，俄国人把枪支和贵重物品都交给大叔保管。不久，俄国人又把大叔介绍到铁路上，当了铁路工人，开始做搬道岔、摇小旗的好差事。高寒的北

国，虽然挨冻受苦，但待遇颇丰。大叔生活安定下来，心中却惦念着在苦难中挣扎的家人。他省吃俭用，把省下来的钱，悉数寄往家中。

送走大叔后的几年，祖父和父亲支撑着残破的家，勤奋耕耘，艰苦度日。随着三叔、四叔和两个姑姑的长大成人，家境逐步好转，父亲和大叔先后结婚。为了解决住房困难，父亲带着两个叔叔，在种地之余，不分昼夜地拉土垫房基。整整用了三个冬春，拉土1000多方，垫起一亩多的宅基地，用大叔寄来的钱，一下子建起了一个有14间房子的“四合院”。大院东侧留有三四米宽的大筒门，门前是半亩大的空场。同时还置了一套大车，买了一支护家自卫的“汉阳造”快枪，一时成为边马村的“暴发户”。三叔和四叔也先后结婚，一家人过起了平静、富足的生活。

但是，好景不长，灾难就像瘟神一样，降临到我们这个勤劳忠厚的人家。在1937年后的一年多时间内，我家连亡五人。1937年4月，身强力壮的父亲突得“暴病”（恐水、怕光）。那时的农村，既无医又无药，只能眼看着父亲在无比痛苦的呻吟中故去。不久，大婶又因病不治而亡，接着三叔家惟一的儿子也“起风”夭折。就在全家陷入极端悲痛之时，外患又接踵而至，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了我们的家园。这年的7月7日，侵华日军为了实现侵占全中国的阴谋，在宛平县卢沟桥，蓄意制造日军士兵失踪事件，借机向中国宛平驻军发起进攻。驻宛平的中国第29军奋起反击，于是暴发了震惊

中外的“卢沟桥事变”。尽管爱国军民进行了顽强抵抗，终因敌强我弱，加上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，中国军队节节败退，纷纷南逃。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大地上烧杀抢掠之后，开始了全线向南推进。主战场南移，我们家乡一带便成了“政权真空”。这时多如牛毛的土匪武装乘机而起，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“起枪”，抢粮、要钱，鱼肉乡里，无恶不作。在我县东部一带，最大的一支土匪武装自称“抗日义勇军”的“六路军”。该部原为地主武装，后投靠国民党，改称国民革命军华北第六路军，总兵力达五千多人，主要头目是反共老手史省三。国民党主力部队败退后，他们便留在献县东部一带的村庄，到处搜刮民脂民膏，做起了一方“霸主”，给这一带的百姓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朝夕不得安宁的惊恐。这年初冬，该部二师师长周朝贵及其部下陈连举，派人来到我村要粮、要钱、要枪。我村的“管事人”自恃村大人多枪多，还有几个邻村的“同庄会”的支持，坚决不给，并把来人赶出村庄。此举虽表示了对土匪武装的强硬，却给村民惹下了塌天大祸。

吃了闭门羹的周朝贵、陈连举，迅速发出通牒，如不满足他们的条件，就要踏平边马村。边马村的“管事人”毫不示弱，一方面联络邻村的“同庄会”，一方面发动民众做迎战的准备。这年夏季大雨成灾，我村周围都是一人多深的积水，只有子牙河大堤是通道。村民们在大堤上架设了铁丝网，在村边修了工事，组织起有200多名青壮年的快枪护村队。他们喊着“宁洒一腔血，

不让匪进村”的口号，昼夜值班，准备迎击土匪的侵袭。这期间，小股匪兵几次攻打，均未得逞。周朝贵、陈连举恼羞成怒，纠集了一千多全副武装的匪兵，于腊月初一（阳历1938年1月底）晚上，对我村开始了猛烈的进攻。村民们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抗击，但敌众我寡、敌强我弱，老百姓又毫无战斗经验，哪能敌得过有组织的土匪武装呢？我家紧靠村边居住，三叔用我家的“汉阳造”同几位拿枪的村民，趴在南房顶上，在密集的枪声中阻击着进攻的土匪。敌人的火力也集中向我家一带射击。战斗进行了三四个小时，三叔他们看子弹就要用光，便高喊着要我们向村里边转移。当我们爬上北墙头，便发现村周围多处起火，火光冲天，密集的枪声也渐渐稀疏下来。土匪冲进村子，开始了烧杀抢掠。三叔负伤后躺在东邻家的猪圈内，小肠流出肚外，我们无法抢救，眼巴巴地望着他死去。这一天，全村被打死、打伤共100多人。接着，土匪就大肆打人、抓人、放火、抢东西。抢走牲畜200多头、大车100多辆。被抢的东西、粮食等整整拉运了九天九夜，我的大叔承德（已从东北回来）、四叔承义和全村100多青壮年被抓走，200多间房屋被烧毁。我们家也只剩下了空空四壁。

事后，土匪们又在我村贴出了“告百姓书”及其他宣传品，妄图推卸罪责，收买人心。现年80多岁的王承喜至今还留着土匪们写的一段诗。原文如下：

去岁边马拒抗，我部无奈行军。

杀戮烧毁过惨，言之让人伤心。

事由尔方做起，莫将孤掌云云。

惩罚罪魁祸首，松樵桂良锡均。（村里三个“管事人”的名字）

演出阅墙闹剧，黎庶遭此风云。

逃亡良善返里，安居乐业耕耘。

谁非轩辕之后，谁非黄帝子孙。

但土匪们无论如何狡辩，他们的滔天罪行，是永远也洗刷不掉的。

大叔、四叔和全村百多人，被抓到距我村 40 多里的大村（今属东村乡）关押起来。土匪逼迫家里拿钱赎人。我家面临着死人无钱埋葬、活人吃饭无着，哪里有钱赎人？爷爷跑遍各村亲戚，借了点钱，连夜赶往大村。土匪嫌钱少只准赎回一人。大叔让四叔先走，自己留下，凭着独闯关东的经验，准备寻机逃跑。一天深夜，北风呼啸，大叔乘看守不备，溜出关押他的大院，跑出了村子。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因而迷失了方向，黎明时又误回了大村，重被土匪抓获。在遭痛打折磨之后，又被单独锁进一个小屋，昼夜有土匪看守。有心计的大叔并没有放弃逃跑的念头。在一个风雪之夜，他借着大风的掩护，撬开了墙基的砖，掏开一个洞，避开了土匪的岗哨，冒着茫茫的大雪，逃回家中。俗话说：祸不单行，就在这之后几个月，我惟一的只有两岁的弟弟病亡，母亲和四婶又同时患眼疾，因无力治疗，四婶双目失明，母亲终生视物不清。不久，三婶也改嫁离家，家境一片凄凉。

1938 年 5、6 月间，周朝贵等匪首所率“六路军”，

在准备投靠日寇时，被我八路军 120 师和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教导总队包围，予以歼灭。

在惶恐中度日

就在我家家破人亡的悲惨时刻，新的灾难又降临了。1939 年初，日寇占领了献县县城，并在全县境内建了几十个据点，进驻了大批日寇和伪军，控制了献县全境。日寇为了保障子牙河航线的畅通，便于他们把掠夺的物资运往天津，沿河所建据点、炮楼更加密集。仅在距我村东西各二三华里的十五级、沙洼、大马就先后建了两个据点，一个炮楼。这些日寇对中国人民实行了野蛮的“三光”（烧光、抢光、杀光）政策。他们天天外出讨伐，到处杀人、放火、抢粮食和财物。老百姓逃荒逃难，终日不得安生。子牙河里的运输船队，几乎天天不断，护送船队的鬼子兵，还不断进村抓人、抢东西。因此，我村和其他沿河村庄的群众处境便更加艰险，经常一天中就要逃跑几次，有几个人还在拼命逃跑中“炸肺”惨死。多数青壮年都要到田间的洞中过夜，不少人疥疮满身，虱子、跳蚤遍体。叔叔回到家里，脱掉衣裳，捉跳蚤、拿虱子、抓疥疮以解瘙痒的情景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人们因天天逃避鬼子扫荡，无法耕耘，大部分土地荒芜，粮食极度缺乏，多靠野菜充饥，人人面黄肌瘦，惨不忍睹。

每次敌人扫荡，人们逃跑时，往往父子不能相顾，